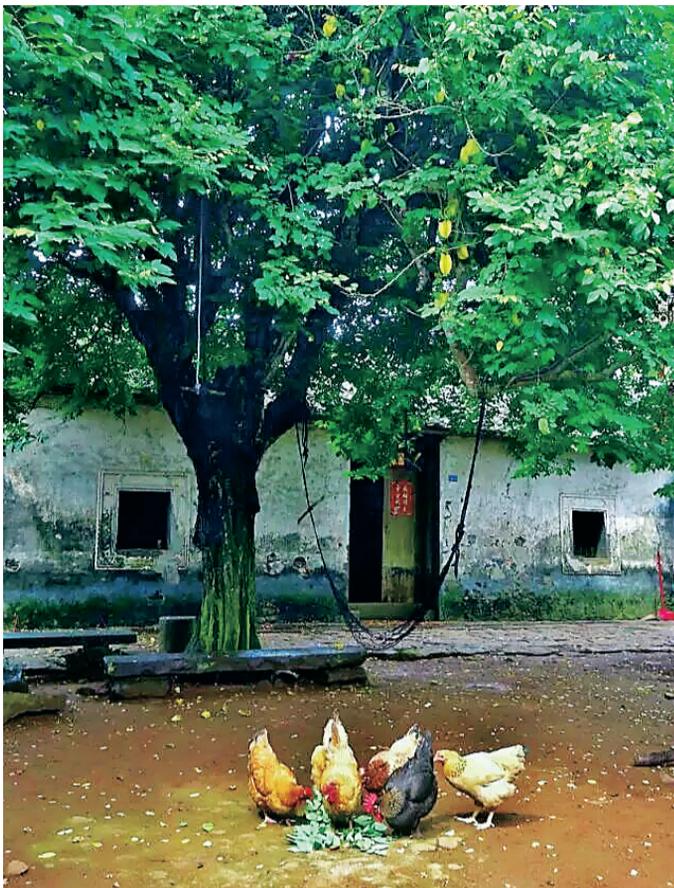




鸡年话鸡

鸡年天涯话琼鸡

文 | 海南日报记者 郑彤



海南鸡名扬海内外 丁英俊 摄

到了立春,便是鸡年了。对于鸡,国人颇为青睐,不仅在传统的历法中,把大年初一定为“鸡日”,之后才是狗日、羊日、猪日、牛日、马日、人日,还把鸡誉为“五德之禽”,称其“文武勇仁信”俱备。同时,我国的陆地版图也恰如一只报晓的雄鸡。海南岛,便处在“武德”之所。而在这片沃土上,不仅肥美鲜嫩的文昌鸡享誉海外,“金鸡对文笔,福祉此中求”的定安金鸡岭、乐会(今琼海)上元佳节的赛肥鸡民俗、海南“吟绝”明朝才子王佐的《鸡肋集》……诸多“鸡人鸡事鸡文鸡景”,均令人齿颊生香。

“琼鸡美食”:无鸡不成宴

“无鸡不成宴,无鱼不成席”。说起美食,鸡,既可“丹鸡披华采”,登得宫廷宴会;亦能“故人具鸡黍”,溢美田家饭桌。

譬如大名鼎鼎的满汉全席中,正月十六举办的“表彰先进”的廷臣宴里,便有多组“御菜五品”中的鸡丝银耳、耗油仔鸡,“饽饽二品”中的“绒鸡待哺”;皇家祝寿的万寿宴里,也有“攒盒一品:龙凤描金攒盒龙盘柱”中的五香酱鸡、桂花酱鸡,多组“御菜四品”中的参芪炖白凤(乌鸡)、首乌鸡丁、荷叶鸡。节令宴里,更有“膳汤一品”罐煨山鸡丝燕窝、“烧烤二品”中的烤山鸡(随上薄饼、甜面酱、葱段、瓜条、萝卜条、白糖、蒜泥),多组“御菜五品”中的鸡丝豆苗等。而在民户田家,河南道口烧鸡、安徽符离集烧鸡、山东德州扒鸡、浙江绍兴醉鸡、海南白切文昌鸡等美味,也早已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

在海南,养鸡由来已久,黎族创世史诗《五指山传》,便有大洪水时代先人将鸡带入葫芦,之后“养鸡又养鸭”的表述;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,亦有海南“民有五畜”(师古曰:“牛、羊、豕、鸡、犬”)的记录。同时,鸡的品种也颇多。仅《正德琼台志》《道光琼州府志》等志书的物产篇中,便有乌骨、番毛、矮脚、雪里炭、潮鸡、雉鸡、山鸡、白脸鸡、火鸡、竹鸡、锦鸡等,均为海南古人的盘中美馐。如潮鸡,唐代贬相李德裕在《谪岭南道中作》一诗里便有提及,“三更津吏报潮鸡”。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在《岭外代答》中,称这种鸡“潮至则啼,身小足矮”。中原地区无此美味。而山鸡,还一度被视作南方的贡品。南朝刘宋时期的刘敬叔所撰《异苑》不仅讲述了南方以山鸡为贡品献给曹操的传闻,还留下了“山鸡舞镜”“山鸡映水”“山鸡照影”,比喻自我欣赏的典故。

现如今,肉质滑嫩、肥而不

腻的文昌鸡更是家喻户晓。这道据说因明朝名臣琼山人丘濬和文昌人邢宥而闻名的佳肴,不仅跻身“海南四大名菜”,在粤菜榜上也颇为走俏。《海南周刊》此前有文,称1930年代初,琼籍在港巨商周雨亭、周成梅家族及商界乡贤的一顿文昌鸡饭宴,还促成了宋子文1936年的“回琼圆梦之旅”。而以文昌鸡饭为基础的海南鸡饭,更在漂洋过海后,逐步发展成了新加坡的“国菜”。

或许是“爱鸡及物”,海南不少物产,也有着与“鸡”相关的冠名。如海南的蕉果中,就有一种四季结果、适宜喂哺婴儿的“鸡蕉”。《民国儋县志》载:“又有鸡蕉,子小如牛蕉,亦四季实。”而海南小吃“鸡屎藤仔”,更是乡土气息浓郁的美味了。

“琼鸡美景”:秀色实可餐

秀色可餐,美景竞秀。钟灵毓秀的海南,自然少不了以鸡寓吉祥的景色,如鸡寮岭、鸡母塘等。其中,尤以钟秀并献的定安金鸡岭为胜。

金鸡岭景致如何?明朝南京礼部尚书、定安进士王弘海在《南溟奇甸集序》中曾概括称:“文笔以峰胜,金鸡以岭胜,马鞍以石胜,桥头以泉胜”。山川郁以钟奇,人文森而蔚起。如此美景自然引得不少文人墨

客为之挥毫。

近水楼台先得月,海南才子捷足先登。这厢,大明临高举人王佐刚如诗仙重生,吟咏出“闻说云中好养鸡,仙人家住武陵溪。何年海上朝三岛,鸡放云峰顶上啼”,与“谪仙人”李白的“半壁见海日,空中闻天鸡”相应和;那边,已有清朝定安进士莫绍德挥毫献瑞:“仙人一去寻千古,留与金鸡作地灵。夜半传声天下白,云中翘足众山青。联翩凤翼翔文藪,蜿委龙骧奠海溟。五指中条开胜域,建江西望锦围屏”,点赞琼州的人杰地灵。吟咏之间,才华横溢;运笔之时,文思泉涌。与王佐同列海南四大才子、海南历史上唯一的探花郎、“写绝”张岳崧,作为定安人,自然不甘人后,藉五指山、金鸡岭笔走龙蛇,题对联“五指独钟灵礼乐文章擅有明无双国土,金鸡遥献瑞衣冠俎豆开昌建第一人家”,追思先贤丘濬。

金鸡报晓,水碧山青。登金鸡岭触景抒怀,他乡来客亦文采飞扬。瞧,明朝广东南海诸生梁子寿面对文笔峰、金鸡岭、马鞍冈的秀美,出手便是三篇佳作。在他的眼中,金鸡岭不仅景色绝美,“翠削奇峰迥不伦,春深瑞色散嶙峋。晴瞻海外三山秀,俯挹天南万户新”,而且初开仙灵,“色借金乌开晓曙,形流绛帟报佳辰。谁言雄

峙无长夜,特立苍苍捧赤轮”。而在明朝江苏沭阳训导黄鳌的笔下,金鸡岭更仙气十足:“闻道仙人海上家,金鸡千仞锁晴霞。春风杨柳啼山鸟,淡月桃榔度曙鸦。天近凤池峰展彩,洞临鹏海水流花。何时得策卢敖杖,与客同登博望槎。”“人山为仙”,明嘉靖年间任定安县教谕的广东化州人姚守辙,亦天马行空,留下《金鸡献瑞》,歌岁稔时和:“羽人家却在丹丘,鸡放云峰最上头。早唤三农春梦醒,寒冲八表月光浮。南来海阔无函谷,北望山高忆凤楼。奇甸太平今有象,和声夜夜满忠州。”另一位南海人、明末才子岑微,同样妙笔生花,留下157字长诗,追问“金鸡何年始见形,从此奇山遂得名。神物式凭佳气聚,光辉直与文峰并”,慨叹“何如奇岭胤祚祥,德辉下览如鸾凰”。而明嘉靖举人、庆远知府、广东南海人姚光虞,更有168字《金鸡献瑞》诗,“矫首天南空惆怅,慷慨为作金鸡歌”。

积土成山,风雨兴焉。登金鸡岭远眺,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代文坛盟主、湖北阳新人吴国伦,亦饱蘸激情:“海日初升万象齐,南山高处唱金鸡。能令百越无长夜,似出三山指大迷”,称此美景如出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座仙山一般。就在这“文以地生辉,山以文益秀”的神融气泰间,“金鸡闻道”时定民安,“海外邹鲁”气候已成。

“琼鸡趣事”:鸡鸣吉祥来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岭金鸡见几多趣。

以民俗而言,晚清定安拔贡莫尊谦在《建江竹枝词》中,便有“白酒黄鸡共赛神”的见闻。而在琼海乐城,上元佳节赛肥鸡的习俗,至今人气十足。这个相传由城隍爷祭礼演变而来的活动,看谁家养的鸡最重,以“鸡”寓“吉”,深得当地民众和游客的青睐。另据记载,在文昌,旧时还有以“鸡骨占休咎”算吉凶的风俗;在旧时的郡城,人们则有“竞家戏围棋,斗雄鸡”的习俗。志书中载有一种竹鸡,便是鸡中斗士,见到同类一定要大战几个回合,“形如鹧鸪,褐色,斑赤文。居竹中,见俦必斗”。

在《嘉靖广东通志·琼州府》杂事篇中,记有“祝鸡翁”和“鸡寮小二”两则趣事。此“祝鸡翁”非汉代刘向《列仙传》中首提的那位仙风道骨的善养鸡者,而是李德裕的自嘲。志书

引《六帖》称,李德裕到崖州后,曾给“老同事”段文昌之子、著有《酉阳杂俎》的段成式写信:“自到崖州,幸且顽健。居人多养鸡,往往飞入官舍,今且作祝鸡翁。”在刘向笔下,祝鸡翁颇为长寿,养鸡就养了一百多年。而说起长寿,“鸡寮小儿”的传说也不遑多让。志书引宋《易词微志》称,“李员为承旨,太平兴国中奉使过海至琼,逢一翁,自称杨遐举,年八十。邀员见其叔父,连年一百二十,祖宋卿,年一百九十五。梁上鸡寮中小儿出头下视,宋卿曰:‘此乃九代祖也,不语不食不知,朔望子孙列拜而已。’”寿比南山!这则趣闻当是古人对于“海南长寿岛”衷心的赞誉了。

“鸡寮小儿”虽是传说,但也寄托了人们“借鸡言吉”的美好愿望。稽览史册,“鸡年大吉”的先贤还为数不少呢。像前文提及的定安人莫绍德,便是在清乾隆五十四年己酉鸡年高中举人。琼籍朝官奉遣出使南洋第一人、琼山人李珊,则在明景泰四年癸酉鸡年中广东乡试举人。他先后任南京福建道监察御史、广西按察使金事,留下“因不避权豪,人称李阎罗”的清名。被《广东通志》称为“上接文庄(丘濬),下启中介(海瑞)”的崖州人钟芳,同样于鸡年登上举人榜,在明弘治十四年辛酉鸡年中举,并最终成为“岭南巨儒”。而在钟芳中举整整60年之后,另一个辛酉鸡年,后来任明朝南京礼部尚书的定安人王弘海,也喜中举人。大名鼎鼎的海瑞,也是在明嘉靖二十八年己酉鸡年考中举人……在清代,清代海南最早登进士、有贤令之誉的定安进士莫魁文,于清康熙五十六年丁酉鸡年中举;清代海南人翰林第一人、参与《国史》《四库全书》编纂以及《永乐大典》补佚的琼山进士吴瑛,于清乾隆三十年乙酉鸡年喜上举人榜……

琼人争赴琼林宴,南溟奇甸吉鸡鸣。鸡年吉祥! 图



黄永玉笔下的鸡 资料图片